

卷首语

教育界似乎永远不缺热门话题,当下我国教育界(准确点说应是高教界)最热门的话题是“双一流”(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因为政府分配教育资源的特点之一是依照“建设工程”、“规划”、“项目”或“行动计划”之类的表单进行的,所以我国历来不缺这类行动性方案。浏览最近30年高教项目风云,有“211工程建设”(简称“211”,1993)、“985工程建设”(简称“985”,1999)、“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简称“985平台”,2006)、“111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2006)、“特色重点学科项目”(2010)、“2011计划”(“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又称“2011协同创新计划”,2012)等高校与学科重点建设项目,直至今天“始现庐山真面目”的“双一流”建设项目。每出台一个方案,必然搅动高校江湖。因为当事高校都很清楚,一旦登堂入室,不仅意味着名声地位,更是真金白银,可谓名利双收、机会无限。如果未能名列其中,在激烈的高校竞争就意味着进一步被甩落。本期鉴于“双一流”话题高峰之际,特别刊出关于“双一流”话题的专期。

高教建设项目的设立本应无多非议,因为任何国家都会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下相对集中资源来做一些事,如果一味讲求公平,则往往使得很多事情做不成。以此次的“双一流”建设项目为例,中国政府希望通过相对集中的资源投放来使少部分办学水平较高的高校或学科能够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政府也希望通过此举能带动其他高校提升办学水平。西方发达国家也有此类政府推动的做法。德国政府为了促进前沿研究、提升其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于2005年启动了“卓越计划”(The Excellence Initiative),入选高校不仅可获得可观经费支持,还有“卓越大学”的官方标签。我们的“双一流”建设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德国的“卓越计划”。2016年德国有42所大学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是除美国和英国外,高校入榜QS世界大学排名最多的国家。但第一轮“卓越计划”仅3所大学入选,第二轮只新增6所大学入列,第三轮新入选5所大学(同时调整出前二轮进入的3所大学),目前享有“卓越计划”的大学共有也只有11所。英国也在其大学推行类似于德国“卓越计划”的“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和“教学卓越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高教建设项目的最大争议主要在实施效果评价上,我国历次高教“工程”的效果究竟如何?其评价结果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口不一。但高教“工程”的名义下我国教育投资的大幅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投资的增长对我国高校的硬件设施改善和教师收入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事实。有了这两个基本点,大大促进了我国高校的人才队伍建设,一改上世纪末期优秀毕业生首选不留高校的局面,海外人才大规模回归,从而明显促进了高校科研进步。我想,目

前高校已入列最具吸引力的就业选择和我国高校在全球多种高校和学科排行榜上名次的迅速提升,这两个现象已经足以反映出我国高校短短三十年的神速进步。一个疑问是,如果没有这些高教“工程”,教育投入还会如此大力度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这些高教“工程”就需要另作评价,尽管对这些高教“工程”的争议极大,但其作用很可能是利大于弊,至少是有米再来言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对这些高教“工程”也需要另作评价,因为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利用率以及教育发展规律等问题将被纳入。另一个疑问是,这些高教“工程”必然关系到利益的再分配,它们有没有损害未入方案名单的高校的利益?与以往相比,应当说今日中国高校以硬件、收入、师资素质为主的总体发展环境都比以往要好,包括地区学院在内的各高校考虑的主要事情也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大跃进”发展。因为今日中国高校的总体处境不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是顺水行舟慢进则退。总体来说,教育部所属高校似乎或多或少地都分得了蛋糕,无非是谁多谁少的问题。就地方高校来看,中央层面的高教“工程”产生了强烈的“溢出效应”,大家都看到,中央层面出台“双一流”建设项目后,全国大多数省份也在不同力度上出台了地方版的一流学校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方案,从而使得相当多的地方高校获得了实质性的支持。

教育界对这些高教“工程”存在的弊病也多有指责,最为诟病的是重科研轻教学,学校本应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如果只是以科研论英雄的话,那就不成其为大学,直接改称研究院应该更为客观准确。即使以科研论英雄的话,也不应只是机械地基本上以发表论文为指标,我国发表的 SCI 论文中有一半以上论文的引用率为零,学术不端的国际丑闻频频爆出。各校入围高教“工程”与官方颁发的种种“学术帽子”息息相关,使得不少个人与高校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各方资源来热衷追逐“帽子”,学术生态严重恶化,本应平静治学的学术场成了动荡不宁的“名利场”。这些种种劣迹恶态虽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这些高教“工程”,但不容否认的是,与来自这些高教“工程”的直接或间接压力和利益诱导是有很大关系的。

“双一流”建设项目可以看作政府希望的发展方向,其实“双一流”也是各个高校梦寐以求的目标。但真正对“双一流”做出客观全面的评判则非常困难,因为至今为止对“一流”学校和学科的评判标准是不清的或说缺乏共识的,用目前官方和高校的辨识指标就是在全世界高校和学科排行榜上的位次。我想,仅仅以这个排名位次指标是远远不够的。我的朴素认识是,无论用多少“世界高校排名前 n”、“世界顶尖学术期刊发文”、“世界公认奖项获奖”等“高大上”的衡量指标,世界一流高校或学科至少应当做到能吸引世界一流的师资和世界一流的学生,一个吸引不到一流师资和学生的高校和学科是难以称为一流的。清华、北大是中国最优秀的老师和学生想去的地方,所以,这两所学校是公认的中国一流大学,如此说,我想无论国内和国际上都不会否认这一判断;但他们并没有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师资和学生,所以他们不成其为世界一流大学,尽管有些国际高校排行榜把他们的位次排得很靠前。如果做不到对全球最优秀的师资和学生具有吸引力,即使他们排名进入了全球前十,依然难称其为世界一流大学。逻辑上也很容易推理,一所没有世

界一流师资和一流生源的大学称得上世界一流大学吗？从这个维度看，中国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可谓任重道远，很难依靠运动式的操作而一蹴而就。“双一流”建设项目最可能得到的结果是在某些方面得到很大的助力发展，比如师资队伍和科研方面。

世界一流大学还应该具有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指标是一流的本科教育，而不能仅仅以一流科研成果来涵盖替代。大学的首要任务是教书育人，培养出具有社会公德和责任的社会人是大学的基础任务，在此基础上培养出对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是学校成功育人的代表性标志。如果一所大学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所大学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吗？从这个维度看，中国的大学欠缺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目标、客观指标和有效措施。“木桶原则”告诉我们，桶内的水量不是取决于长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目前看来，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最短之板是本科教育。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本科生，可谓世界一流大学？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有哪家的本科教育不是一流的？

每次方案的出台都会引发社会不同的誉毁褒贬，官方的声音总是正面的，但民间的评说却似乎总是贬多于褒。没有进入方案支持的，自然会批评相向；进入方案支持但感觉与其高校或学科地位不对应者，也难免贬语多多。但不少具有教育名望和丰富资历的教育工作者和领导者也发出了独到眼光和深具思考的批评之声，这是极其值得关注的，尤其是他们往往不与方案利益相关，甚至还来自方案受益者。莎士比亚的名言是“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和教育发展观自然会表达出不同的见解和主张。无论誉毁褒贬的声音如何，兼听则明，因此，本期也转载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希望起到铜镜作用，从而有利于深化教育思考，有利于在实践中扬利避弊、增长补短。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

二〇一七年十月